●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中華郵政特准掛號立券之報紙●已在中華郵政掛號按照總包特別優益寄送之報紙

晶報

社址上海望平街　電話二四二八號

第一百八十九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　寄閱全年大洋二元　半年大洋一元一角　每月洋二角郵費　在內埠郵票加一

今日一張售大洋二分

廣告刊例：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刊費洋五角　中縫全頁一元八角　封面及新聞中縫加倍

治白濁第一靈藥

科發白濁丸

[illegible]

上海南京路十二號科發藥房

光學精深

電話三八九五　精益公司鑒　岑春煊題贈

本公司爲中國首創第一家精製各種科學鏡片驗目配光均極準確早蒙社會各界所稱許前得巴拿馬萬國博覽會最高大賽會金銀獎牌外復承當代偉人頒賜匾額光寵[illegible]足見本公司之[illegible]其實也●精益眼鏡公司啟

請吸新出　大長城牌國貨香烟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

上海五洲大藥房

自來血

此藥自發明以來歷受社會所推許[illegible]有補血生精撥治血虛癆瘵之特效[illegible]質和平無論男婦老幼四時均可常服

大瓶二元　小瓶一元二角

樹皮丸

是丸功能壯筋補腎健腦固精專治遺精陽萎腦力單薄神經衰弱等症常服尤能助食物之消化體力之強壯也

每瓶洋一元

海波藥

清理血分苦除人身內蘊毒質患花柳病者服之去污生新身清便凡[illegible]癬骨節痠痛及小兒胎毒等症無不效驗如神

每瓶二元

請看！！俄羅斯名家短篇小說集 ▲發售預約

[illegible]

▲第一集的目錄▼

驛站監察吏　普希金著　沈穎譯
雪媒　同上　同上
馬車　哥郭里著　耿匡譯
竊賊　蓋爾岑著　同上
九封書　屠格涅甫著　沈穎譯
木匠的夥計　[illegible]斯特著　謝義行譯
守崗兵　[illegible]斯可甫著　耿匡譯
夜　斯坦奴可維慈著　安壽頤譯
一瞥　同上　康[illegible]譯

每篇均附有著者照片和小傳

▲預約的辦法▼

本書第一集約十餘萬言[illegible]

北京梁家園後身八號　新中國雜誌社出版部啟

西醫張世楷秘製　中國癧子頸膏藥

說明

凡男女之患癧子頸者均由先天不足後天失調若男子患之者必致終身血虧發育不因傳染妻子貽害無窮若女子患之者必致月經不調子嗣之力終身難孕濃禍丈夫豈不危哉本醫士存必濟世不措工本特租傳良方供諸社會非爲名利焉

功效

此膏藥須貼在患處無論穿破流膿皮膚起眾貼此藥在二月以內均可消散復原既可免刀封之苦又可除終身之售每張貼一星期須換一次貼五六張包可斷根不效退還原洋外埠函購郵票九五折寄費加一　價目每張大洋三角每打三元

發行所：上海法界寶昌路口寶康里博愛醫院　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

寄售處：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本埠諸君可以就近購取

●秋令咳嗽●傷肺傷神●

止咳金丹　天下馳名
製此靈藥　造福人羣
三分鐘內　咳止嗽停
貧寒面索　不取分文
富貴人士　祗收藥本
每瓶一元　不靈還銀

上海英租界卡德路山海關路口壽昌里造福齋藥房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上海望平街黃字一百六十一號神州日報館啟

●愛讀本報諸君鑒　前承定閱本報無任感激其中有訂購已屆滿期者如承續定希即惠款以便聯續寄本社同人報務紛繁恐或不及檢點有累愛讀諸君斷簡之憾特此通告

招登廣告

上海德華大藥行發行　德國內服六零六

萬國花柳會一等獎

注射六零六發明與德國文藝氏哈大德國內服六零六發明與德華大藥行故德國內服六零六已將中國北京陸軍部各軍官去年之來函及各省名醫之保證得有正確之功效本行業集成冊題名為德國內服六零六藥若以資信用茲因孫悟空變相稱六零六之出品不可窮詰事固熱心公益實則彼此詆謗以求施另出之異同已非一朝一日之能審實而況梅毒之劑乎其症候既變幻莫測若不以病人報告何敢自命靈藥但本行德國內服六零六已得世人之信用勢力必傷意外之影戲故一致登報與前以做結來冒用德國內服六零六七字名義與後故告中國中西藥界勿効冒牌地位致受本行所取締也●本行德國內服六零六●六零六神丸●六零六神膏三種禁止假冒幸祈注意焉●上海新世界對面本行啟

臌脹

有此妙藥　可以無憂　如若動刀　性命必休

臌脹原是一種極重極危險的內病不可視為尋常的外症如若用刀開放雖能當時見效然內部病根未去日後仍要臌脹起來那時無法可治性命必休[illegible]

定價　每盒售洋二元　半打洋十一元　外埠可從郵局函購寄費加一

●發行處　上海美界愛而近路普慶里

●經售處　上海英界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瘡藥

[illegible]

興業社謹啟

萬應消癧丸

[illegible]

發行所上海愛而近路普慶里[illegible]　藥廠經售處上海五馬路西貴興里一百八十號興業社

上海休城胡開文　新發明草[illegible]！

[illegible]

棋盤街交通路口　休城老胡開文啟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各埠大藥房均有出售

每瓶洋一元四角每打洋十四元

上海兜安氏西藥公司謹啟

背痛乃腎弱之朕兆宜速治腎此丸專治腎弱所發各病如腰背痛臀筋痛膀胱炎水腫小便有石小便頻數小便短少等夙著奇效

兜安氏秘製保腎丸

國民外交

（丹翁）

提倡國民大會之吳子玉將軍、近忽致書上海社會、提倡國民外交、何其忙也、尋繹書中詞意、乃與政府接洽、仍內交耳、所謂外交、亦曰間接、其實間接何如直接之痛快、而惟民直交外、外不肯交民耳、在外人以為交吾政府、即不翅交吾國民、蓋政府者、代表國民者也、顧謂曰國民、曰民國、二而一也、如必曰政府不足代表國民、則莫若推翻之而別舉政府之為尤痛快、倘或雙管齊下、則使來交之所謂外、又將安所適從耶、雖然、舉國皆國民也、指小已言、辯有口者四百兆、指一國體言、亦不下千百唇舌矣、成大會既需時日、舉代表亦罔得端倪、其所雌黃、需吏、是天下本非無事、乃代擾夫庸人、嘻、與將軍抑何閒情逸致也耶、

炸彈送禮

（丹翁）

炸彈、無情之物也、將禮物以贈人、有情之舉也、送禮而以炸彈承之、事至險而又極韻、其提倡之人、蓋真能點綴時令而善為聯絡交誼者也、人性莫不好貨而惡死、無端而得賄賂、固其樂也、臨命未覺其死、亦不甚苦也、貪夫殉財、烈士殉名、無所悔也、徐老虎、心嗜骨董、而人即給之以炸彈、於是老虎斃、彞寶則殉於骨董、炸彈不任功罪也、惟老虎之受炸彈、猶出自賭、方不吝巨值與骨董者博易、究何如貿然相投者之為尤得算耶、人以炸彈贈老虎、且須曲折而始得達、更何如乘飛機以遥擲者之為尤自便耶、或者謂、凡敬使之儀、胥視禮之厚薄而定、以炸彈為禮、則當與主人翁之性命、等其價值、然則飛機上之來使、又將安所致其敬乎、余曰、其他送禮、敬使之費、自宜取諸受禮者、而以炸彈為禮、則須由送禮者酬之、正恐敬使之價值、不得以禮物之價值為比例、而以其禮物所發生之影響為比例矣、報紙盛傳廣東一省、乘飛機以炸彈送禮者、實繁有徒、而莫榮新初未為徐老虎、是雖尋常百姓誤收禮者之不幸、而亦莫榮新之不幸、何也、禮無所得、而終莫知死所也、或者又謂、今海內為莫榮新者多矣、復安得一一送此嘉禮耶、余曰、不然、送禮者、人恆送之、人對莫榮新而送禮、莫榮新果未嘗送人以禮乎、而送莫榮新禮者、亦能保他人不從而莫榮新之乎、甲乙遞嬗、丙丁循環、會見舉國、適成一送禮之世界、城門失火、池魚尚有噍類耶、是又作骨董者之罪人、而且不免為死老虎所齒冷者也、

唬又ケ徐東海和孫汶

（丹翁）

骨董真能殺人嗎、殺人的、何嘗不是骨董、卻不是那個孔夫子的小徒弟罷了、但姓名一時相同、縱然大家分得出好人壞人、其間不必用絲毫嫌疑、然而談論起來、終不免成句笑話、骨董、說他是位大賢、也要到後世才發表、當時那能令人敬避他的大名、不敢自己起上呢、如若考究個不敢犯諱、在君主時代、除非是皇帝、至於民國的總統、雖說元首、實係公僕、竟不能在議院裏、提出這樣的議案呢、所以議員當中有個韓世昌、唱戲的當中也有個韓世昌、都在不成問題之列、所幸全不姓徐、我以為即便姓了徐、大概亦不會下個命令、分付另改、若說到東海兩個字、被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朋友、弄去做了名兒、當然更不成問題了、日前在報紙上、看見一個做強盜的徐東海、被捉住槍斃了、我瞧見、雖微覺得希奇、還不算什麼、最有趣的、是日前本埠花世界游場戲失火、竟將一個綽號『小廣東、』姓名叫做『孫汶』的、燒損身體了、孫大總統的大名、本來彷彿是水旁的、這位小廣東、並沒有做強盜那個徐東海的本領、居然也羨慕鄉先生的高風、但不知是連姓名、起冒牌呢、還是因本來同宗、單單冒個名兒、出出風頭、古語道得好、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這小廣東也不睜眼看看、孫大總統、那樣大福氣、從前不談、就練他做過臨時大總統以後、這八九年來、演出多少新鮮花樣、經過多少特別危險、可曾觸動半根眉毛沒有、現在正要有一番大舉動、照報紙上記載的、什麼從前和甲攜手、目下又和乙攜手、演和丙開仗、目下又和丁開仗、烈烈轟轟、赫赫嶽嶽、真個堂堂之鼓、正正之旗、就照他所設的五條大計、試問那一條不是撥亂反正的奇策、便是此人民塗炭、國滅種亡、這也是天作的孽、與孫大總統有甚相干、這冒牌的朋友、不自己度度德、量量力、以為這個商標、並不限定只此一家、並無分號、簡直當仁不讓、承乏起來、那曉根基薄弱、鎮壓不住、竟是自作的孽、僥倖能逃出花世界的火窟、留這一線生命、也算留與後人、做個影射買賣的炯鑒了、照這樣瞧來、做強盜的徐東海、誠稱得起個殺人的骨董、若小廣東孫汶這等閒貨、卻白白的做了個骨董、且殺不上一個殺人的資格呢、啊呀、可笑、

聯想

（馬二先生）

前幾天、花世界電影走火、一時遊客紛紛逃避、跌傷了幾十人、死了幾個人、很是可慘、這是因人類錯用了聯想的原故、那些遊客、一聞失火、即聯想到被火燒傷、或燒死的危險情形、和那房屋燒毀、坍壓下來的危險情形、所以都沒命的奪逃、以為不奪逃必遭危險、奪逃乃可免去危險也、然而其結果、卻不然、奪逃的反遭踐踏跌擠的危險、不奪逃的卻平安無恙、

照這樣說來、豈不是人類有聯想作用反而有害嗎、卻又不然、聯想並不害人、卻是一般人錯用了聯想、致生自害、什麼緣故呢、試思、房屋是水門汀造的、鐵條做骨、豈是火能燒坍的、電門走火、所燒不過一二間木板的影戲台、一經撲救、即時可熄、豈能任其延燒全部、那樓梯卻很狹小、人多擁擠、卻很危險、踐踏磕碰、勢所必然、若由此聯想了去、自然不逃為是、逃倒難免於危險也、所以我說、那因逃致傷或致死的人、都是錯用了他們的聯想、雖然、世上錯用了聯想的、何止這幾十個遊客、威廉二世想以武力統一全球、列甯想以布爾塞克主義統一世界、這兩位英雄、一個已經失敗而去、一個方在試驗之中、他們的聯想、很是精密、尚且不免於千慮一失、何況其餘呢、

再說到那些又近又小的、譬如督軍親家翁、祇想由他那位督軍親家一保、便可穩穩當當一跳就做了省長、那料招起兩北人的反對、竟弄得進退無路、哭笑不得、又如保蹺的酸梅家、聽見有人主張廢蹺、便疑心是戴梅、竟不惜把宗考都抬出來、竭力的大罵、像這些人、都也與那花世界的遊客一樣、把他們的聯想錯用了呵！

余叔岩覺之所聞

（荷秋）

余叔岩來滬、已於陰歷二十夜登台矣、是夜與王長林、演打棍出箱、嗓音雖不甚亮、而字眼毫無瑕疵、作工身段、則譚鑫培後一人而已、即紅豆館亦似無以過之、容當詳評、茲不多述、惟花樓二元四角、官廳二元、包廂一元五角、正廳一元二角、售價之昂、竟欲超小樓而追小梅、在此重色輕藝之上海、未免危險之至、是夜花樓官廳、均已客滿、其餘只有七八成座也、

聞叔岩到滬、首先走謁第一台管事麒麟童、詎麒麟童先存嫉妒之心、拒而不見、叔岩憤甚、嗣雖見面、亦未交談、台主見事不妙、挽人與之調處、現雖面似和好、然彼此均有意見矣、以麒麟童之敗嗓濁字、一身俗骨、文既不能唱、武又不善打、靦顏登台、自命名角、舍第一台外豈復有人請教、乃猶不安本分、最善陰謀、叔岩與之同班、終久必為所算也、

原來如此！

（馬二先生）

閱前期本報的『說蹺』、我纔知道改良都是無理取鬧的話、改良都是執個人之偏私…原來如此！

不但如此、舊戲都須由打而成、故不應廢夏楚、又不應因夏楚而廢蹺工、且不應談及人道…原來如此！

彼又謂『蹺之廢、代之者果何物耶、』是其意乃謂蹺必不可廢、必待有代之之物然後可廢也…原來如此！

彼又謂『蹺既去、足尚不失為足、豈辮既去、頭便不得為頭耶、』是其意直以辮與蹺二者有密切關係、萬萬不可獨廢也…原來如此！

彼又謂『戲裝變遷、不過廣狹華樸之分耳、』推其意、必謂蹺不在廣狹華樸範圍之中、故必不可也…原來如此！

彼又謂『世有敬其宗考、而若戴梅之誠摯者、』是直以主張廢蹺、即是戴梅、而戴梅者、即必敬之若宗考也…原來如此！

諺云、『常與明白人打架、勿與糊塗人說話、』像『說蹺三』那樣的理論、奇妙到如此地步、我還有什麼話說呢？即無論何人、還能對他說得明白嗎？世間自有此一等人、他的本意、既不願意把腦筋弄清楚上去想、又何必犧牲我有限的精神一定要想替他弄清楚了呢？所以祇答他一聲『原來如此、』假使他還有明白之一日、看了他自己的妙論、也必定愧悔自思道、『原來竟至如此？』

我的希望

（馬二先生）

一、要天下太平、二、要世無怨女曠夫、三、要畢生不聞詬詈、四、要與我討論問題者、咸能了解我的意思、五、要入眼無不美善的藝術、六、要愛游不遇可憎的人、

以上六條、既知道是奢望、為什麼還要寫了宣布出來呢、因為我抱此六條奢望、未必他人中沒有也懷這種種奢望的、或是大多數都有同此的奢望、這些奢望便不難如願以償了、姑且宣布在這晶報上、看看有沒有反對的、倘也如『論梅』『廢蹺』諸作一般、跑出幾位來駁痛罵的人來、那麼、我便可以明白這些奢望果然是太奢了、假使不然、我雖知其為奢、卻總不能絕情於望、

■勘誤　前期俳吟一噱第五首注中『珊本以京兆尹實蒞振務句、（振）字誤排政字、』

愛克司光錄

社會小說　（一六一）　李涵秋著　禁止轉載

第十二回　奮勇卜書祝先生吃糞　慇懃勸酒邵女士賣身

馬氏還未及答應、紫薇早笑着問道、哥哥、你滿嘴講的是些甚麼、別人的財禮、已經出了五千、你只告訴我們一千、難不成那四千銀子、哥哥便想在這裏面趁火打劫、（疾雷閃電、我為邵二哥暢嘆奈何、）嗐、邵紫薇如何知道這銀子數目呢、原來紫薇自從在公園裏、碰見程佩紅、一個是玉樹臨風、一個是閨姿替月、彼此輕憐密愛、早已背着劉海蟾、會晤過好幾次了、又因為憐恤佩紅家道貧寒、連平時的學費、都十分拮据、紫薇便向他說明、先設法誆騙劉少爺銀子過來、給佩紅使用、嫁他不嫁他、隨後再相機行事、佩紅樂得無可不可、凡事悉聽紫薇調度、紫薇又預先拿出些洋錢、囑佩紅去買囑劉公館裏上下人等、凡牽涉他身上的事、由佩紅轉相報告、在先聽見海蟾打發人去向陸家退婚、紫薇雖知道他哥哥借他做筏子、他也不去理會、及至邵璧虎同海蟾較量聘金、家人早將這話告訴佩紅、佩紅又跑來告訴紫薇、所以此刻聽見他哥哥這篇鬼話、他兀自不肯情面、徑自替他直捋了當的賊將出來、（倒補前文、劃清界限之筆）嚇得邵璧虎連珠價的暗暗叫苦、勉強老着面孔搶辯道、妹子你性急甚麼呢、我就挑起眼兒來了、我說過這一千、便重說那一千、一千一千的、自然會加到五千、分文也沒短少、…紫薇瞧他這情狀、知道他心裏急得利害、不由暗暗發笑、重行侃侃的說道、哥哥你也莫怪妹子、丁是丁卯是卯的、論起今日世界、凡有婚姻、無不講究個男女自由、並不是妹子不害羞恥、然而關係着我終身大事、我該說的、便那要明白說出來、他劉少爺雖然愛我、我心裏卻不大愛他、然而既承哥哥這樣美意、他又拚着出這筆巨款、父親去世得早、頻年以來、母親也着實憔悴了、養了我這個女孩子、終久都是要嫁人的、也不能奉養他老人家一世、有幾千銀子、給母親防老、便有人笑話我邵紫薇、彷彿賣了身子似的、我也顧不了許多、好在這五千之中、我允許送哥哥一千、其餘數目、哥哥分毫卻不能染指、…紫薇說到這裏、重又叫邵璧虎的魂靈、以為可着這銀子、沒有希冀了、誰知竟還有一千到手、登時向紫薇深深道謝、當下三面議定、邵璧虎也不再坐、隨即跑到海蟾那邊回覆一切、好在有錢的人、辦事十分容易、便揀在這三五天內、劉公館措齊聘禮、又請出兩位媒人來、實行下聘、順便通告迎娶的日期、其實迎娶的日期、相隔也不過一個多月、依海蟾主意、還嫌遲緩、嬉皮賴臉的、向邵璧虎籌劃、想在下聘這一天、先將紫薇迎接到家熱鬧熱鬧、

俳吟一噱

（綜腳）

嘉賓賢主一詩壇。把酒聯吟醉更歡。今夜月明人盡望。瓊樓高處不勝寒。

舊歷中秋、閣員入府慶賀、總統於集靈囿、設筵款之、並集晚晴簃詩社社員、全體與讌、賞月賦詩、極一時之興趣、

江南幾夢五更鐘。一覺黃粱意轉慵。小印自鐫邪僻子。頭銜也合抵花封。

蘇督李純、力薦王克敏為省長、蘇人羣起反對、南通張嗇老通電、至詆克敏為邪僻子、克敏悲憤、即自鐫一小印、鐫『邪僻子』三字於其上、傳出以示人、藉資笑謔、

宦海歸來有怨諮。持摘一局是耶非。而今莫問呼盧事。只合雙扃白板扉。

以鄂人長鄂之何佩瑢、於奉令解職後、嘗語人曰、『王占元好用山東人、似打麻雀牌者、做清一色、連三個頭的白板、都拆來打了、』其意蓋以白板自況也、聞者傳為妙談、

官場聊作戲塲觀。過眼繁華夢亦[illegible]。幻即是真真又幻。自將演出自重看、

張敬堯蟄居滬上、頗極無聊、與[illegible]某合組一戲園、已聘定京滬諸名伶、擇期開演、其地址、即前此之大舞台也、

記京妓香妃事

（媛臘）

余於俳吟一噱中、詠京妓香妃事、客以余於香妃艷史、罕所撫拾、因函述一二以告余、其文如次、『香妃、我曾見過幾面、今年十六歲、並不得謂之美、但無青樓氣、俗氣、全是孩子氣、一片天真尚在、喜聽人說征東征西等書、實不善於獻媚、（臘按、此以余原詩注中、有妃利其資、故所以媚之者、無不至云云、於妃之性情態度、未能適合、故為表面出之、）實係為色所迷者、肯送錢來、每叫一牌局、竟給以千元之多、如峯師（按即張敬惠）平時見面、總問這幾天要錢用麼、妃總不肯說不要、自然說要呀、（臘按可見余詩注中所謂利其資者、亦非盡出無因、）城北（按即小徐）確要藏之金屋、妃以其人不能善終、故不肯嫁、本歸亦欲納之後房、妃以武人老粗氣、故亦不肯嫁、大約將為紅廟對門某釀酒公司之經老板所得、在上海文明結婚、身價近四千、不為不巨、聞今年妃忽發胖、其美可知、』

客函之所述者如是、末又附二語曰、『此信何人所寄、公試猜之、』按是函以節略寫洋紙、字迹較難辨識、依余所揣度、頗似與余最稔之一老人、老人年七十餘矣、杜門習靜、不履京塵者久、無從與香妃謀面、更末由知其近狀、且老人與余通訊、亦從無以鉛筆作書者、故敢斷言其非是、外此、則就其字迹、以想像其人、竟卒卒不可得、稱其字余曰少覃、（此余三十以前之號、旅滬以後、久置不用、）則其為余之舊好、非泛泛者比可知、其於余之寓址、某路某里某號、歷歷記憶、無稍錯誤、則其人在滬、嘗與余過從可知、然余竟不能想像得之、亦可見余之拙矣、今余已着手偵探、以三日為期、幸而得之、即於下期報端披露、不則請客示我、勿令長墮五里霧中也、

答繆子君

（小隱）

繆子君足下、月前所質於足下者、缺然久不報、正深企望、乃以論蹺一事、仰蒙不吝珠玉、發為妙文、竊喜以足下之劇學湛深、對於此事、必有名言讜論、足以闡揚真諦、啟人茅塞者、取而讀之、詎足下所欲言者、已為馬某先言之矣、而可廢與否之討論、又待諸其他評劇家、然則足下不亦可以已於言乎、乃猶在旁搖旗吶喊、襲其近於訕笑之語氣、以拾他人之餘唾、此則大背吾人立言論事之旨也、且拙論俳及花旦之蹺不可廢、足下推而至於『提倡蹺上、』『青衣上蹺、』『專賞木足、』『愛看小腳、』等等、未免神經過敏、實亦武斷太甚、拙稿具在、豈如足下所言耶、春覺生在滬、於足下為人、言之甚詳、鄙見以為評劇一事、僅屬文人游戲、不當以個人私德職業、資為快意之談、乃足下一則曰議員、再則曰知事、試問個人職業、於評戲有何關係、足下既稱之不已、則足下之評劇、先以言者之職業為前提、概可知矣、職業既為足下所注意、故末如議員知事、自不足當足下一盼、則所言勸為足下見笑、甚且掉其大牙、亦固其宜、但遇職位較崇者、則足下之眼光、必且因其人、而為之轉移、又何怪言者、乃謂足下為梅之非有愛於梅也、倘據事立論、獨抒偉見、甚願拾教、若僅效某人慣習、說上幾句刻薄話、認為毫無意識、光陰可貴、恕不奉答、順候文祉、小隱上言、

梅屑

（夢）

梅曉華來滬、春醪記梅事、署之曰梅屑、絲嫻亦梅姓、余友某君所拂拭者也、據所聞見、綴拾一二、亦名之曰梅屑、

方嫻之初出山也、卜宅於會樂里、宅後為女塾、綠陰分上紗窗、宵旦讀聲、輒鼓好夢、故某君有句云、綠鬢如花照酒濃、江南飛絮又重逢、靈簫別有痴然意、倦聽華筵愛晚鐘、

嫻有某報、贈之以綠氣砲之名稱、不知何所據而云然、時有青鳳者、入爭召之、因有青郡之稱、於是嫻處亦有呼之為綠聲者、某君謂嫻梅姓、則亦梅毒耳、今嫁醫學家、亦望其以六零六根本療治之矣、

余友素昧平生者、某嫻甚、以得罪權要、潛跡東海、時以青來問起居、近素昧平生歸國北上、與某君通訊、末後附一語云、綠姬近得良友否、書來、適嫻遣嫁之消息已露布、某君覆之曰、豈但得良友、已得良人矣、亦一佳話也、

嫻有一銅床以鏡為屏、當日某君所矚者、嫻善病、嫌電燈之礙眼也、以帕障之、故某君有句云、為恐鏡屏成幻覺、故將羅帕障明燈、謂此牀已隨嫻歸周、有人改唐詩二句、語某君曰、東風已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阿嬌、

天竺禮佛記、亦某君與嫻事、其淨慈一首、末二句云、夕陽紅上桃花面、記取南屏聽晚鐘、當時朋儕均願某君與嫻永好、以此兩句非佳讖、欲改記取兩字、屢改不妥、某君曰、詩本天籟、卒仍之、

我云花事談

（癡）

▲上節頂張素雲牌子的秋水老七、日下確在和樂坊跟麗娟的堂差、外間所傳搬到小花園的話、完全不確、前日吾友雄君、叫老七的局、問他上期晶報所載的北京消息、是否確實、老七含笑承認、不過在來今雨軒、吃點心、並未吃飯、同木老爺住在西河沿某旅館、共二禮拜、曾到頤和園諸處遊玩、並願將來有機會時再去云、

▲綠嫻小姐嫁了、記者不該再稱他這名、小姐姓梅、芳名素真、嫁與周郎、當然稱素真女士、女士未嫁以前、各報登載捐助華洋義賑會二百元、中華新報的老談先生、並有『妓女助賑』的一段時評、可稱為臨別紀念了、小公館地點、還沒有定、新民邨的營業、現由那鳳眼虎口的韶秋接做下去、

▲福裕里的楚娟老四、確已嫁與某居士、和寓東亞旅館某號、牌子雖然存在、聽說是別人頂替、至於民和里的楚娟老五、確由袁五公子說定、出價八千元娶去、節邊、公子經濟略窘、纔有調到日新里的話、其後公子付了三千元、作為此節開銷、迎娶一節、隨後再談、所以日新里還沒有楚娟的蹤跡、